

启程的理由

〔日〕 且敬介／著 蒋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启程的理由

〔日〕 且敬介／著
〔日〕 门内幸惠／绘
蒋葳／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5471

TABIDATSU RIYU

by Keisuke Dan

with illustrations by Yukie Monnai

Copyright © 2013 by Keisuke Dan

First published 2013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6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Shanghai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程的理由/(日)旦敬介著;蒋葳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02-011783-3

I. ①启… II. ①旦… ②蒋… III. ①随笔-作品集
-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39286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周洁 王皎娇

装帧设计: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6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783-3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录

Contents

吃到世界第一美味肉食的那天	1
初见异国风景	10
热带爱情诗	19
为什么不穿杰拉巴?	27
卡波耶拉舞者的日常	36
曼丁戈的潜水少年	45
非洲的待客之道	54
初试腓秀雅杂	61
挂吊床的地方	68
寻找真实的古巴	77
逃城	85

马里奥的英吉拉店	96
午餐的行踪	105
拉普拉塔赋格曲	115
景致宜人的窗户	123
阿米娜的大采购	132
卡初姆巴哩的漫长征程	141
来自古巴的两封信	150
保守得最严实的秘密	158
归根之旅	167
步行生活的开端	177

吃到世界第一美味 肉食的那天

“我好想去看米开朗琪罗啊。米开朗琪罗！”

——尽管儿子接连两天都这么央求他，可他还是没有认真考虑去意大利旅行的事。

你知道“创世纪”吗？知道“最后的审判”吗？

他想起几天前儿子曾这么问过。然而那时他满以为儿子指的是基督教《圣经》，也就当作耳边风了。难怪，儿子升上小学五年级，在美术课上接触到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了。

不过，从儿子的口中听到“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这些名词时，他突然回忆起自己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曾经跟随父母去意大利旅行的事。记得当时他想要画威尼斯广场的写生，可是总也画不好，于是中途打了退堂鼓。在阿西西的时候，从山麓的街道上遥遥望见的山顶修道院的风景，此刻也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其实，是因为看过父亲引以为傲的尼康玛特相机拍出的照片，这景象才在他脑中成了形、扎了根。明明已是三四十年前了，竟然还能鲜明地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情景，他不由得暗自惊叹。

当时自己年仅八岁。父亲又是多大年纪呢？忽然，他心

中涌起了莫名的忐忑，连忙算了算。果然不出所料，当年的父亲和现在的他一样，都是四十四岁。“原来如此。”他叹道。然后，他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得去一趟意大利！他想，父母曾经为我所做过的一切，我也得为自己的孩子做一遍。“不，不是这样。”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父亲抱有的对抗心理。

一旦决定要去旅行，忽然间就忙碌了起来。暑假已近在眼前。

他买了三种意大利旅行指南和两种附带 CD 的意大利语教程，还买了一本旅行会话书，书中按场景分门别类地列出物品名称和日常会话，并配以插图。他随手把这些书扔在家里，没多久儿子就开始用意大利语数起数字来了——uno、due、tre、quattro、cinque¹。儿子学会了意大利人骂人的姿势，每天和父亲碰面时的第一件事，便是摆出这个动作，大叫一声：“Cazzo²！”

而父亲则首先记住了“我想去……”这个句型。他阅读米开朗琪罗的传记，还调查了他的代表作及其所在地。就连旅店，也是在彻底研究了口碑评价之后，才选定了不负此次意大利艺术之旅的地方。在罗马逗留期间，一定要住在特拉斯蒂弗列地区。而到了佛罗伦萨则必须去老镇。他干劲十足，

1 意大利语的一、二、三、四、五。

2 意大利语，原意指男性生殖器。

甚至还买了副望远镜。听说这可是欣赏米开朗琪罗壁画的必需品。

儿子记住了数字之后，只是冷眼旁观父亲的心血来潮。父亲从美术史专家那里搞到了《最后的审判》解说图的复印件，儿子却不屑一顾，随手扔在地板上，按着快进键看了遍父亲借来的《罗马假日》。特洛伊！四少年！晚上好！佛罗伦萨T骨大牛排！儿子在家里操着意大利语胡乱嚷嚷。

然后，到了出发的日子。

Silenzio! ¹

Silence, please!! ²

No photo!! No video!!!! ³

挤满了游客、人声嘈杂的西斯廷礼拜堂里，回响着警卫员此起彼伏的高喊声。

警卫员们站在设置于礼拜堂各处的高台上，伸长的胳膊如同射出的箭一般直直指向犯人，发出恫吓的声音。尽管四处都有“请勿在神圣的礼拜之地摄影”的标识，但趁着光线昏暗、人群拥挤而偷偷拍照的游客还是屡见不鲜。警卫员那戏剧性的服装和夸张的动作，仿佛教皇英诺森十世本人在叱

1 意大利语，意为“安静”。

2 意大利语，意为“请保持安静”。

3 意大利语，意为“禁止摄影”“禁止摄像”。

责冥顽不化的凡俗大众一般。即便如此，凡俗大众却对此充耳不闻，每分钟都重复发生同样的事情，叫人无法静下心来欣赏天花板上的壁画。

“反正也不可能拍得清楚，就让大家拍拍照又何妨呢。”

父亲这么一说，儿子却愤慨不已。“既然都写了禁止，当然不许拍了！”并且警告父亲说，“你可绝对不要拍啊！”

就这样，他们在首日便完成了此番旅行最初的动机，以及最大的目的。但儿子在“创世纪”第一天得到的结论却是“人类真是没救了”。

观光旅行一旦拉开序幕，不得不看的东西就会毫无意义地增多。“好不容易来趟罗马！”父亲这么说着，转眼间便开始四下打量起来，往行程里塞进一个又一个的目的地。罗马竞技场可不能错过啊，贝尼尼¹的杰作也在附近，也想看看《罗马假日》中的“真理之口”，还有卡拉瓦乔²……

到了佛罗伦萨，更是越发匆忙。这里可是米开朗琪罗的圣地。行程塞得满满的：欣赏大卫像、观赏他为美第奇家族创作的陵墓雕塑、参观他设计的图书馆、造访他生活过的宅邸、观摩美术馆——那里收藏着他为数不多的几幅油画作品，最后则去拜访他的墓地。毕竟“想去看米开朗琪罗”才是这

1 吉安·劳伦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 1598—1680），意大利雕塑家、建筑家、画家，十七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大师。

2 米开朗琪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Michelangelo Merisi da Caravaggio, 1573—1610），意大利画家。

次旅行的目的。逛教堂、逛美术馆、排队游览古迹。因为好不容易来趟意大利……好不容易到了佛罗伦萨……

然而，勉勉强强陪着父亲参观了乌菲齐美术馆之后，儿子彻底厌倦了“米开朗琪罗之旅”。

“下午我要去米开朗琪罗的墓地，你呢？”父亲这么问起的时候，儿子果断地回答：“够了，我不去，看腻了。”

“那怎么办？在酒店等我吗？要不我也不去了吧，本来当初说想看米开朗琪罗的就是你……”

“没事，没事，你去吧，别放弃。我就在广场玩玩。”

在儿子的劝说下，他陷入了思考。嗯，怎么办呢，我真的可以让十岁的男孩独自留在意大利的城市广场上吗？多少个伪装成雕像的街头艺人，以及为人画肖像的画家，从白天到深夜一直活动在这个宽阔的中央广场上。在阳光的照耀下，总是那么明亮而拥挤。这是全世界最受游客青睐的广场。他们父子俩也以广场为中心，度过了三天的时光，这期间没遇到任何危险。广场离酒店没多少距离，儿子也熟知到酒店的路。儿子运动神经不错，万一遇上什么事，也能敏捷地逃走。而且为了以防万一，他打一开始就让儿子揣着写有酒店地址的卡片。

“一定没问题。”慢吞吞地犹豫了一阵后，他这样想道。

“知道了。那我快去快回，你等着我。我三十分钟后就回来。待在这里别乱跑哦。”

他指定了广场上的一张长椅。

走出广场时他回头张望，只见儿子完全无视离去的父亲，盘膝坐在石板路上，用彩色铅笔在素描本上描画了起来。

步履匆匆，他来到了教堂。买了门票进到里面，只见到一个颇为杂乱的大型陵墓，但他始终无法平心静气地参观。他心想，万一出了什么意外，那我岂不是犯下了监护人遗弃罪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岂不是一辈子都得不到家人的原谅？而且自己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说到底，参观米开朗琪罗的墓地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一旦细究起来还真想不出个所以然。他逃也似的离开了教堂，快步走渐渐变成了小跑。从昏暗的小巷跑进亮堂堂的广场，他飞速地扫描着广场的另一端。

——有了！与先前一样，像蜘蛛侠一般趴在地上的少年的身姿映入了眼帘。他呼地松了口气，终于放慢了步调。

“我回来啦，怎么样？”他问道。

儿子从素描本上抬起视线，仿佛在仰望太阳一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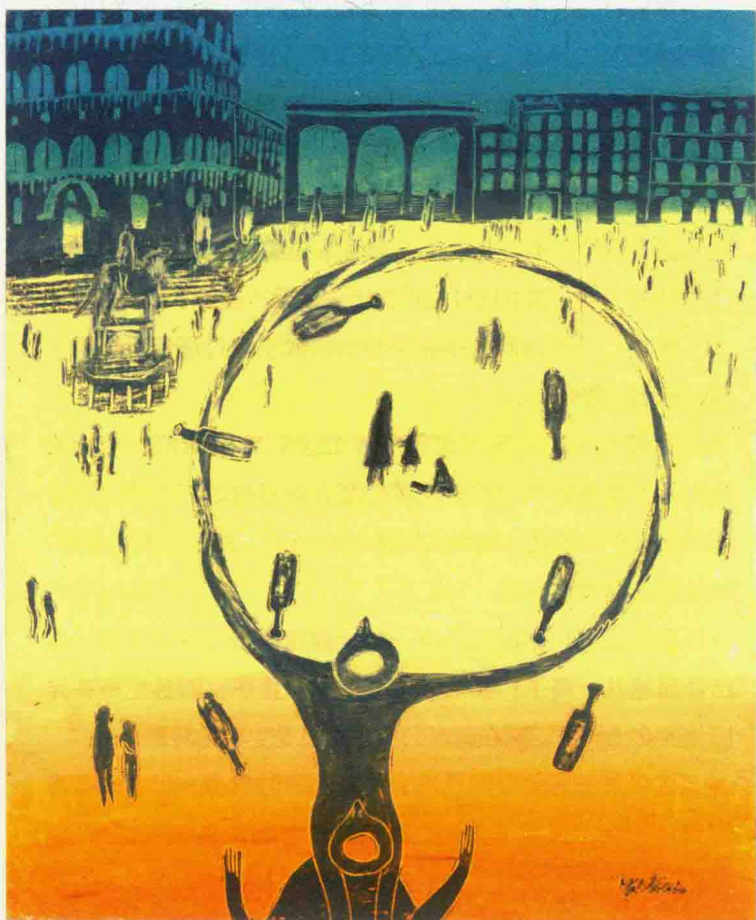
“画，卖出去了。”

“什么？”

追问之下，才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儿子在长椅边画着广场，时不时有人驻足观望。不一会儿，来了一个带着小女孩的妈妈。

怎样的人？



可能是游客吧。

她们待了一阵子，看到画快完成的时候，那位母亲问道：“多少钱？”

儿子吃了一惊，但刹那间耳朵里响起一个声音，于是回答道：“二。”

那位母亲在钱包里找了找，掏出三欧元。或许是觉得两欧元也太可怜了吧。儿子无可奈何地从素描本上撕下那张画，递了出去。小女孩也从口袋里掏出一欧元，递给了他。

瞧！儿子把四欧元捧在手心里，似乎觉得那钱币耀眼一般，眯起了眼睛。

看着儿子，父亲不由得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从不安中解放出来，他难得毫无顾忌地放声大笑，仿佛压抑在心头的情绪一股脑儿喷涌出来似的。并不是因为滑稽，而是开心得大笑不止。

真厉害啊！据说凡·高一辈子都没卖出过一张画呢，你已经超越凡·高了！在画家遍地的佛罗伦萨，而且还是在异国他乡卖出了画，这在我家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

他在儿子周围蹦蹦跳跳，拍着儿子的肩膀，而心里却追悔莫及：啊，犯了个大错！应该待在旁边，将当时的情景，将儿子和小女孩妈妈交涉的情形统统收入眼底。真不该去看逝世于四百五十年前的先人的坟墓，应当留在现场见证一切。

可是，想象着那个情景，他又很快意识到——不，并非

如此。如果当时他在场，那绝不会有人来买儿子的画。

对孩子而言，魔法般的重要经历总是发生在父母不在场的时候，若是父母陪在身边则不会发生。对啊，自己的缺席正是发动魔法的关键。能把孩子独自留在广场上，正是他最大的功劳。

为了庆祝，他决定再去一次初到佛罗伦萨那天光顾的小餐馆。餐馆坐落在有几分隐蔽的小路边，服务生态度亲切，店名“仔猪小馆”也深得他心。上次吃的是套餐，今天则为了庆祝，爱吃什么就点什么。

既然如此，要点的东西自不用说。Cazzo！来一份佛罗伦萨T骨大牛排！这道菜以带骨肉块的大分量而闻名于世，只有在佛罗伦萨才能吃到。两人异口同声地点了同样的东西，朝着牛排用力挤压半个柠檬——柠檬汁甚至在手边形成了雾气——然后一口咬了上去。两人几乎没有说话，只顾着狼吞虎咽。

吃完牛排，儿子叹气似的呼出一口带着肉味的热气，说：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肉！”

完全没错。他把儿子的话翻译给前来收盘子的那位脸熟的服务生。对两人今天的丰功伟绩毫不知情的服务生，似乎被这句夸张的赞赏惊得目瞪口呆，好半天都答不上话，只是呆呆地站着。

初见异国风景

她降生在父亲是肯尼亚人、母亲是乌干达人的家庭。于她而言，肯尼亚和乌干达都是令她备感亲切的国家。十三岁前，她一直跟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乌干达北部的乡村小镇过日子。而逃离内战后，她生活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成了个时髦的都市姑娘。

在这两个国家，她都能自由地驾驭当地的主要语言。她不是巴干达族，却能讲卢干达语；不是斯瓦希里族，却能讲斯瓦希里语。尽管她也不是英国人，但由于曾经就读于英式女修道院开设的小学，所以两国共通的官方语言——英语，她讲起来也毫无障碍。

她可以自信满满地宣称，东非的城市和乡镇都是她的地盘。顺应时间、场合和地点，该有如何的行为举止，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凭直觉就能明白。在长辈的面前，言行举止要传统到何种程度，没大没小的底线在哪里；在常去的小酒馆里，可以喝到几分醉，可以放纵到何种地步——在城市和在乡村，这些事情的标准相差甚远，可她无论在哪里都能拿捏到位。

然而，在桑给巴尔却完全是两码事。

桑给巴尔岛漂浮在距大陆三十五公里的印度洋海面上，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坦桑尼亚与肯尼亚和乌干达接壤，同为东非国家。这三国曾经结成了东非共同体，关系密切自不用说，语言也互通。不过，对她来说，桑给巴尔这个岛屿是自出生以来头一次见到的异国。

她和一个外国男人生活在内罗毕。内罗毕是大都市，又设有联合国机构的总部，加之发达国家面向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苏丹、卢旺达以及布隆迪的支援机构也常常派驻人员在此，将这里作为筹备基地，因此非洲人和外国人的情侣并不稀罕。在这里，她几乎可以抛开非洲的传统过日子。

一天，她的外国人伴侣提议去桑给巴尔度假。于是，她坐上飞机，有生以来头一次的观光旅游，就来到了这个曾经处于阿曼苏丹统治下的岛屿。

下了飞机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的时候，她很快注意到了细微的差异。她发现自己讲的斯瓦希里语，和戴着白色小圆帽、年岁较长的司机所讲的斯瓦希里语，显然不在同一个水准上。对方的遣词造句遵循语法规则，格调高雅。相较之下，自己的用词却显得轻佻又散漫，这使得她不免有几分自卑。正因为如此，本是在交涉打车到旧城区酒店的费用，她却产生了与学者或圣贤对话的错觉，不由自主地把司机称作了“长老”。

旧城区狭窄的街道仿佛迷宫一般错综复杂，车进不去，于是“长老”把车停在迷宫的入口，领着二人步行去旅馆。第一家和第二家旅馆都住满了，第三家又太贵。赤道上的太阳火辣辣地从头顶正上方直射下来，连影子都投射不出。“长老”摸着下巴思忖片刻，折回到车上，然后开车到了另一个迷宫入口，领着二人去第四家旅馆。这回步行了相当长的距离，每个人的额头上都渗出了汗珠，外国男人更是汗流浹背。旅馆价格公道，房间也宽敞整洁。他们尤其中意挂着蚊帐的床和崭新的电风扇。

到了付钱给“长老”的时候，外国男人理所当然地拿出了当初说好的金额。“长老”收下钱，礼节性地道了谢，准备离开。见此状，她用英语对男人说：

“多给点儿吧，他帮了我们不少。”

“给多少？”

“就这么多。”

她从男人的钱包里拉出一张小面额纸币的一角，刚好露出数额。男人也觉得这是个恰当的金额。

“长老！”

男人也学着她喊道，递出了追加的纸币。司机毫不客气，十分干脆地接了过去，先对男人道了声谢，然后转向她，再次致谢。